

小城畸人

Winesburg, Ohio

〔美〕舍伍德·安德森 著 王占华 译

Sherwood Anderson

小城畸人

Winesburg, Ohio

[美] 舍伍德·安德森 著 王占华 译

Sherwood Anders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城畸人 / (美) 安德森著; 王占华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12-06552-2

I . ①小… II . ①安… ②王…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2620 号

小城畸人

作 者 | (美) 舍伍德·安德森

译 者 | 王占华

出 版 人 | 胡正义

统筹策划 | 王 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孟繁强 黄思远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唐佳洁

装帧设计 | 程 慧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7.5

字 数 | 14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978-7-212-06552-2

定 价 | 24.00 元



目 录

畸人之书	1
手	6
纸团	16
母亲	21
哲学家	33
没有人知道	42
虔诚（四部分组成的故事）	47
一.....	47
二.....	57
三.....	70
四.....	80
异想天开的人	86
裸奔	96
可敬的品格	105
思想者	113

坦迪	128
上帝的力量	132
老师	142
孤独	152
醒悟	164
“怪人”	175
无法说出口的谎言	188
醉酒	196
死亡	207
成长	220
离开	230

畸人之书

作家是个胡子发白的老人，上床都有些困难。他住的房子的窗户太高，他又想要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看看那些树。于是，他叫来了一个木匠。木匠过来改装了床铺，才能让床跟窗户一样高。

这不过是小题大做。那个木匠是内战时期的一个士兵，他来到了那个作家的房间，坐了下来，他说要把床弄高最好要搭建一个平台。作家躺着吸雪茄，而木匠在一旁吸着烟。

这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床的事，之后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士兵说起了战争。而作家也没有阻拦，就任由他说下去。木匠曾经被关在安德森维尔监狱，他失去了一个哥哥。哥哥是饿死的。不管木匠什么时候说起这段经历，他都会哭。他跟那个年长的作家一样，有一撮白色的胡子。他哭泣的时候，嘴唇皱皱的，胡子上下颤动。那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老人哭起

来十分滑稽可笑。作家已经忘记了那个把床铺升高的计划，所以之后木匠就照着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作家已经六十多岁，夜里还得踩着椅子上床。

作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过他始终保持安静。这些年来，他一直被那些缠绕在他心头的想法所困扰。他抽烟抽得很凶，所以他的心脏受到了影响，心跳很快。他总想，也许有一天自己就会突然死掉，这种想法通常在他上床睡觉的时候就跳出来。而这个想法对于现实的影响也的确特殊，并不容易解释。这种想法使得他在床上比任何时候更活跃。他安静地躺在床上，他的身体已经老化了，没什么用了，但在身体里面，有些东西很年轻。他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只不过他肚子里怀着的不是一个宝宝，而是一些年轻的东西。不，不是什么年轻的东西，是一个女人，年轻的女人，像骑士一样穿着盔甲。你想想，这真是荒谬啊，竟然试图要说明这个躺在高床上、聆听自己心跳声的老作家身体里面有什么。我们所要理解的是作家在想什么，或者说作家身体里面那个年轻的东西在想什么。

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们一样，在老作家漫长的一生里，他也有过许多的想法。他也曾经英俊过，也有许多女人爱上他。而那个时候，他当然也认识人，认识很多人，通过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认识他们，他的那种特殊途径跟我们认识别人的方式可是大有不同。至少作家是这么想的吧。这个想法令他觉得开

心。为什么要跟一个只在乎自己想法的作家吵架呢？

作家躺在床上做了一个不算梦的梦。当他有些睡意却又仍然清醒的时候，有一些人物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他想应该是他身体里面那个年轻的东西，它把这些人物一直推到了他的眼前。

而在这里，你会看到飘荡在作家眼前的那些人是谁。他们就是那些畸形的人。作家认识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变成了畸形的人。

这些畸形人并不全都那么恐怖。有些也很好玩，有些很漂亮，其中还有一个女人因其丑陋，而伤害了这个老人。那个女人走过老人面前时，老人像狗一样发出了一种幽咽的噪声。如果你有天能够进入这个房间，那你应该就会认为老人是做一些不愉快的梦了，或者是消化不良。

那些畸形人在老人的眼前晃了一个小时。于是老人爬了起来，开始写作，即使这时起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其中某一个畸形人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想把他写下来。

作家伏案写了一个小时。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畸人之书》。这本书从来没有出版，但我曾经看过一次，其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本书有一个奇怪的中心思想，所以我总记得。因为我一直记着，所以我才明白了那些我以前根本不会明白的人和事。那个简单的陈述中涉及

的思想应该是这样的：

刚开始，整个世界都很年轻的时候，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却没有一种叫做真相的东西。人们自己创造了真相，每个真相都由许多许多的思想浪潮组成。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是都是真相，而它们都是美好的。

老人在他的书里列了上百种真相。我不会告诉你们全部的真相。有关于处女的真相，热情的真相，富贵和贫穷的真相，节约和浪费的真相，粗心大意和放任不管的真相。上百种的真相，而它们都是美好的。

这时，人们出现了。好像他出现的时候是为了抓住其中的一个真相，而几个人出现了，他们足够强大，一下抓住了一打真相。

是真相让人们变得畸形。对于这件事，老人有一个详尽的理论。在他的观点里，那时有个人给了他一个真相，他称之为“他的真相”，他试着根据这个真相进行生活，然后他变成了一个畸形人，而他所拥有的真相变成了一个谎话。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这个花了一生的时间去写作，生命已经被文字填满的老人，是如何写出上百页关于这件事的文字的。在他的脑海里，这个题目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觉得自己都有变成畸形人的危险。可我想，他并没有，理由还是同一个，因为他并没有出版自己的著作。是老人身体里面那个年轻的东西救了他。

在这里，我只提到了帮作家修床的老木匠，只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成为了距离作家书中那些难以理解却又畸形的人们最近的人。

手

一栋坐落在俄亥俄州温斯堡小城不远，幽谷附近的小木屋中，住着一位胖乎乎的小老头儿，此时他正紧张地在这座木屋残破的回廊上徘徊。在这座回廊外是一片种满了三叶草却生长着黄密密的芥末色杂草的田地，穿过这里他便能一眼看到从田里装载着浆果沿着公路迎面驶来的马车。马车上坐着采摘浆果的青年和少女采摘工，他们正毫无顾忌地大笑、吵闹着。一个身穿蓝色衬衫的青年从马车上跳下来，同时将车上一位少女顺手拉了下来，那少女尖叫着抗议，但并未影响这位青年的动作。青年的脚尖在路上碾过，扬起一团尘土，尘土飞扬在落日的余晖里。穿越那片长长的田地，一串轻微的女声传来：“喂，比德尔鲍姆，梳梳你的头发吧，头发都进眼里去了。”这个声音命令着一位有些秃头的男人，他正紧张地用手摸索着光秃秃雪亮的额头，像是很听话地在整理一团

乱发似的。

翼·比德尔鲍姆内心深处永远是诚惶诚恐的，孤独就像幽灵一般如影相随困扰着他，令他无法摆脱这个梦魇。在这个梦魇里他一直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融入到这座小城中去，无论怎样都无法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温斯堡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一个人与他亲近。他是威拉德新旅社的业主汤姆·威拉德的儿子——乔治·威拉德。因为他对比德尔鲍姆的友好，使比德尔鲍姆对他产生了朋友的感情。乔治·威拉德是《温斯堡鹰报》报社的记者，有时晚上他沿着公路散步，走到比德尔鲍姆家门口的时候，会进去坐坐。现在，这位老人正忐忑不安地在回廊上回来踱步，双手紧张地来回搓动，他盼望着乔治·威拉德能够来，与他一同度过这个晚上。装载着浆果的马车已经驶过了他的房子，眼前变得空空如也，没有了遮蔽物，他跑进芥草地，穿越高高的芥草，越过田畴攀上铁路的围栏。沿着通往城市的公路放眼望向它的尽头，急切地注视着远方。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一边紧张地搓着手，往马路尽头望了又望。接着他转身跑回家去，他内心的恐惧使他没办法继续站在那儿，于是他再次回到那腐朽的回廊上回来踱步。

二十年以来，翼·比德尔鲍姆就像小城里一个谜一样存在着。然而当他面对乔治·威拉德时，比德尔鲍姆内心中的恐惧懦弱就变得那么微不足道了，而他那阴暗的影子人格，

原本一直沉寂在孤独的海洋中，也因为有了乔治·威拉德的出现，使之冲出了海洋重新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位年轻的记者面前，他不仅仅在自家那破旧不堪的回廊上来回溜达，还敢在大白天走到街上去。原本低沉而颤抖的声音，也变得响亮而尖锐。一直蜷曲着的身体，也挺直了。像一尾逃过了渔夫眼睛重获新生的鱼儿，他开始打破自己一直以来的缄默，开始讲话。竭力将往日那漫长沉默的岁月中所忘记的词汇慢慢组织起来，将积累在心中的念想转化成语言说给乔治·威拉德听。

翼·比德尔鲍姆说话的时候喜欢打手势，他会用那纤细的手指表现他的想法，将一直竭力藏在衣服口袋或者背后的的手指活跃地伸出来，成为他传情达意的工具。

这其实是关于翼·比德尔鲍姆那双手的故事。这双手会不停地做动作，就像被囚禁的鸟儿无法展开双翼灵活地飞动，因此比德尔鲍姆得了“翼”这个名号。这是小城中一位无名诗人想出来的。这双手的主人很是担心它们，于是他时常将这双手藏起来。同时，他非常惊奇地观察着别人的双手，他会去留意一起在田地中挨着他劳作的人们，或是走在田间路上赶着懒洋洋的牲口的人们的一双双安然劳作、毫无变化的手。

每当和乔治·威拉德聊天时，翼·比德尔鲍姆时常握紧拳头，用力拍打着桌子，或者敲打家里的墙壁。这样做会使

他更加舒畅，能够使他将内心倾诉的欲望抒发出来。当两人在田野间散步时，如果他想聊天的话，会先寻到一处树桩或是栅栏的围栏杆，边说话边用双手敲打树桩或围栏杆，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容地与别人交谈。

关于翼·比德尔鲍姆这双手的故事，它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满怀同情地遣词造句，便可抵达那平凡的小人物内心深处奇异而美好的品性。这是诗人的责任。在温斯堡，这双手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多半来源于它们各种奇异的动作。凭借这双手，翼·比德尔鲍姆能够在一天中采摘高达一百四十夸脱的草莓，这双手成为了他的标志性特征，也同时使他声名远播。然而原本畸形的个性，因为这双手更加突兀，并被描绘得更加扑朔迷离。温斯堡却为翼·比德尔鲍姆的这双手感到自豪，这种自豪之感就如同为银行家怀特的新石屋而自豪，也为韦斯理·莫耶在克利夫兰秋季赛马中创下二分十五秒记录的栗色雄马托尼·蒂普而自豪，这种自豪感一模一样。

就乔治·威拉德自己来说，他有好几次想要询问关于这双手的事。有时，这种想法几乎压不住一直怂恿他的好奇心，他非常好奇这双手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动作，为什么它们的主人要将它们藏起来，他想翼·比德尔鲍姆之所以将双手藏起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由。但出于对翼·比德尔鲍姆的尊重，使他没有将这盘旋在心头的想法问出来。

有一次他差点儿问出口。在一个夏天的午后，他们两人正在田野间散步，两人寻了一条突起的青草埂坐下来休息。整个下午，乔治·威拉德和翼·比德尔鲍姆两人谈天说地聊得不亦乐乎，翼·比德尔鲍姆就像一位突然得到神灵启示的人。他立在一道栅栏旁，双手像一只巨大的啄木鸟的喙一般，用力击打着围栏杆，他激动地对着乔治·威拉德大叫，责备他太过在乎别人的看法，情绪左右摇摆。“你在毁灭自己，”他说，“你有孤独和幻想的倾向，但你又害怕梦境。你想要像城里其他人一样。听着他们说话，然后试图去模仿他们。”

坐在青草埂上，翼·比德尔鲍姆一再竭力地强调这点。他的语调变得柔和，令人不由得回忆起往事，讲完这些他终于心满意足，叹了口气，开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像一个游荡在幻境中的人在说话。

翼·比德尔鲍姆在这个梦境中为乔治·威拉德描出一幅画图。画中的人物依然生活在田园生活的黄金时代里。在一片苍翠空旷的乡村，一些手脚利落的年轻男子穿越而来，有的走路，有的骑马。这些年轻男子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位老人身旁，这位老人坐在小花园中一棵树下和他们说着话。

此时的翼·比德尔鲍姆变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灵感。他会暂时忘了他的双手。慢慢地，这双手便从他的口袋里溜了出来，放在乔治·威拉德的肩膀上。随着他谈话的继续，糅合了某种新鲜而勇敢的东西，渗透进那激动的声音里。“你必

须忘掉你曾学到的一切，”老人说，“你必须开始做梦，从这一刻起你要住进你的梦里，专心聆听梦中的声音，千万不要听信他人的言论，专注你内心中的那个梦。”

翼·比德尔鲍姆停顿了一下，他用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长久而诚恳地凝视着乔治·威拉德。又伸出手来抚摸这个少年，一抹惊恐的神色随即划过了他的脸。

翼·比德尔鲍姆浑身突地一震，迅速跳起来，紧接着快速将双手直插进裤袋深处。眼圈发红。“我得回家了，不跟你多聊了。”他紧张地说道。

老人头也不回，急匆匆赶下山坡，横过草原，丢下一脸惶惑而惊讶的乔治·威拉德在青草埂上。这少年惊恐得战栗起来，旋即站起身，沿着通往城市的大路走去。“我绝对再也不会问有关他双手的事了。”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依稀记得老人眼中那恐怖的骇意，心中颇为震撼。“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但我再也不想弄清真相了。他怕我，就如同怕每一个想知道关于他那双手的事的人。”

乔治·威拉德猜对了。让我们对这双手的故事略作探究。我们讲到这双手，或许会有机会鼓舞诗人道出一些陶冶感人的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双手正是为了陶冶感人而飘舞的旗子。

在翼·比德尔鲍姆年轻的时候，他曾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小城的学校里当老师。那时他不叫翼·比德尔鲍姆，他当

时的名字比现在更为优雅，名叫——阿道夫·迈尔斯。作为老师的阿道夫·迈尔斯，在学校里受到了孩子们极大的爱戴。

阿道夫·迈尔斯自身的才华意味着他天生就该是做老师的料，他是男性中稀有少见的一位能够用温和的态度管教孩子的老师，温和得就像是一种可爱的弱点。被他所管教的孩子们，都觉得他对他们的感情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对待丈夫那般毫无保留的爱。

这也不过是粗略的介绍，这种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诗人来做详细的解说才成。阿道夫·迈尔斯在学校时，曾在黄昏时分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散步，或是一起坐在校园的台阶上聊天到夕阳下山，这种和谐的感觉令人神往，像梦境一般美妙。和学生在一起时，他的手会伸来伸去拍拍学生的肩膀，抚摸抚摸学生头上蓬乱的头发。在讲话时，他声音变得柔和而欢快悦耳。声音动听而含满了慈爱之情。在某种程度上，他通过拍肩膀、抚摸头发与学生互动，都是老师努力把梦境送进学生心里的神圣工作。他借助于双手的爱抚，传达着他的内心。有些人，内心深处饱含无限的生命力及创造力，但是却无法集中表现出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通过他双手的爱抚，消除了学生心中的疑惑、迷茫不安及迟疑，将梦送进他们心中，使他们跟着他走进梦境。

然而悲剧发生了，学校中有个鲁莽愚钝的学生开始迷恋上了这位年轻的教师。晚上他躺在床上幻想一些不着边际无